

新 中 學 文 庫  
天 邊 外

翁 賴 爾 著  
顧 仲 彝 譯

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

世界文學名著



外

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二月初版  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三月三版

◆(81322·3)

世界文學名著  
天邊外一冊

Beyond the Horizon

定價 國幣肆元

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

翻印必究  
\*\*\*\*\*

原著者 Eugene O'Neill

譯述者 顧仲彝

發行人 朱經農  
上海河南中路

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

發行所 各地商務印書館

(本書校對者潘同會)

# 目次

## 一 天邊外（三幕劇）

奧尼爾的 *Beyond the Horizon* 的改譯本

## 二 瓊斯皇（八場劇）

奧尼爾的 *Emperor Jones* 的譯本

## 三 附錄 戲劇家奧尼爾評傳

# 天邊外

## 劇中人物

馬介民

農夫

夏麗金

馬史氏

他的妻

夏老太太

史笛伯

馬史氏的胞兄

英兒

馬安榮

馬介民的兒子

潘三

佃工

馬安華

賀醫生

## 第一幕

第一場：鄉路。春天的日落時分。

第二場：田家。同日晚上。

## 第二幕（三年後）

第一場：田家。夏日的正午。

第二場：可以望見大海的小山頂上。次日。

## 第三幕（五年後）

第一場：田家。晚秋的黎明。

第二場：鄉路。日出時分。

## 第一幕

### 第一場

鄉間大路的一部分，由左上右首下，適成對角，遠處看得見蜿蜒曲折的鄉路，好像一條白色的絲帶，轉輾向遠處地平線而沒。路的兩旁低山環侍，山脚下新播種的田，一片綠色，猶如棋盤樣的非常整齊。

對角形鄉路所圈成的三角田場，正種着秋麥，碧綠的在發芽。田和路間有一塚不整齊的短石牆，不過太短，也算不得是牆。路的後面有一條溝，溝上有堤岸一條，綠茵如氈，堤岸上有古槐一株，正在苞發新葉；堤岸上還有石牆一段，由左蜿蜒向右，經過樹下。

這是五月的某黃昏，太陽剛要下山，地平線上的小山頂端還透着一線紅光，猶如火燄，天空上也因此染上了玫瑰色。此紅光隨着表演的時間漸漸減退。

幕啓時，馬安華坐在短石牆上。他是個身高而瘦削的青年，年二十三歲。他的前額廣闊，眼黑而大，頗有詩人的神采。他的容貌很文雅而近馴弱，嘴頰間頗顯出是個意志薄弱的人。他穿着一條灰色法蘭絨的西裝褲，黃皮鞋，天青色綢緞衫，鮮明的領帶。他在夕陽光下唸一本新裝的書。他關上書，用手指隔在書頁中，以示讀到何處，轉頭向着天邊，眼瞧着田地和遠山。他的嘴唇動着好像在背誦什麼詩句。

他的哥哥安榮由右首沿路走來，剛從田間督工回來。他年二十七，那神貌恰好與他胞弟相反——粗壯，膚棕色，魁梧，具有男人雄健之美，真是一個鄉間的農家子弟，雖無高深學問，但很聰明能幹。他穿着農夫的粗服，釘靴，闊邊山東草帽。他止步靠手在拿着的鐵耙上和胞弟講話。

安榮（安華還沒看見他哥哥的來到，所以他高聲的叫）喂！華弟！（安華吃了一驚，轉過身來，看是哥哥，便呈微笑。）嚙嚙，老是日裏做夢，可真了不得呀。我猜你又帶着一本舊書啦。（他跨過溝，坐在他胞弟近旁的石牆上。）看的是什麼——詩罷。（他



伸手要書）讓我看。

安華（遲嫌地把書遞給他）小心不要把牠弄髒了。

安榮（望着自己的雙手）這不是髒——是最乾淨的好泥土。（他翻了幾頁，默讀了

幾句，發出厭惡的聲音。）哼！（故意向他的胞弟做笑，用一種悲哀的唱歌聲朗誦出來）『我愛上了風和光，和海的明媚。但是神聖而最不可侵犯的夜呀，我所最愛的還是你。』（他把書遞回）還你拿去葬了罷。我猜你在大學念了一年書，才愛上了那種東西罷。幸而我讀完小學就停止了。不然，說不定也會發傻的。（他冷笑，親密地拍着安華的背）你想想要是我一面唸詩一面種田呀，那可糟了；我不敢說牛都要逃完了。

安華（笑）或者設想我要是來種田的話。

安榮 去年秋天你就應該回大學去，我知道你是喜歡去的。那種生活你最合適——而在我是最不合適。

安華 哥哥，你知道我爲什麼不回大學去。爸雖沒有明說，可是他心裏很不喜歡我再去。

我知道他要省點錢，整頓整頓田地。並且，我當學生也不聰明，因爲你瞧我成天的只會念書。我現在想幹的，是出去四處的跑不停的動，決不在一個地方住下來。

安榮 好，你明天動身到海上去旅行，倒很好使你有動的機會。（一提到出門，他們都默然無語。停了一會。最後還是安榮很不自然的打破寂靜，裝出毫不介意的神情。）  
舅舅說你這次去要三年才回來哩。

安華 他算來大概要三年罷。

安榮 （悶悶地）那很久呀。

安華 你算一算，就會知道並不久。舅舅說到南洋羣島重要的碼頭走走，先要化上一年多。要是我們再到別的地方去——印度呀，澳大利亞呀，南非洲呀，豈不是要走上三年麼？

安榮 你能到國外去走走，當然是很好的。（一會以後）媽要很望念你呢，華弟。

安華 是——我也要弔念她的。

安榮 你這次出去，爸也覺得不好過的——不過他表面上不露出來罷了。

安華 我也看得出他心裏難過的。

安榮 你知道你走了我也很不高興的。（他放一手於安華近旁的石牆上。）

安華 （放一手於安榮的手上，有一點羞澀的神態。）那我也知道的，哥哥。

安榮 我會像旁人一樣的弔念你。你得明白，你跟我兄弟的情感，跟大多數的兄弟不同——他們常常打架，久不見面，可是我們常常在一起，從不吵架的。怪不得我心裏這樣難過。

安華 （動情）我也是一樣難過的，哥哥——相信我罷！我不願意離開你和兩位老人家——但是——我又覺得我不能不走了。好像有樣東西正在叫我去——（他指着天邊）喔。我不知道怎樣解釋給你聽纔好，哥哥。

安榮 不必了，華弟。我明白！你自己要去——這就是你一切的理由：不過我無論如何不

願意你失掉這種機會的。

安華 你這樣想，正見得你待我真好。

安榮 嚇！要是我沒有手足的情分，可不是個該死的混賬嗎？我知道你是多麼需要這種航海的旅行，來造成你一個新人——我是說你的身體——使你恢復重前的健康。

安華 （有些不耐煩）你們老是說我身體不好。從前我的確常常在家裏病，你們就以爲我是求遠要害病的了。你不知道這幾年來我的身體已經強壯起來了。要是我只爲了身體，沒有旁的緣故去跟舅舅航海的話，那我就住在家里種田罷。

安榮 不成的。種田不是你的本性。我們兩個對於田地的感情是完全不同的。你——唔，你喜歡田地因爲這是你家的一部份；如果你當牠是工作和出產農物的地方，你就會討厭牠。這話對不對？

安華 對的，我想對的。於你就不同了。你真是完完全全一個馬家的子孫。你跟這兒的鄉

土是分拆不開的了。你也是這兒的出產品，好像這兒的一種麥一株樹一樣。爸也是如此。這塊田地就是他一生的工作，他并且很喜歡知道另一個馬家的子孫，有他同樣的愛好，等他死了，會繼承他遺下的工作，我能够了解你的態度和爸的態度；我想這種態度是偉大而誠懇的。但是我呢——唔，我可生下來就不是這樣的。對了，你不同；但是切實明白的說，我想我知道你另有一種處世的態度。

安榮

安華

（沉思地）我不相信你真的會知道。

安榮

（自信地）當然我知道。你已經見過了一點兒世界，就覺得家鄉太小了，你想出去看看整個的世界。

安華

還不止呢，哥哥。

安榮

喔，當然不止。我知道你要學習航海術和船上的一切，預備將來好做個海員。那也是不足為奇的。家裏要吃要用，你就想起海員的薪金是很多的。還有，你在船上心裏愛到什麼地方去就到什麼地方去，不用化一點兒船錢。

安華（帶着半愁的微笑）還不止呢，哥哥。

安榮 當然還不止。在國外通商的口岸上或是旁的地方，常常有出乎意外的好機會給你碰到。聽說在南洋，一個年輕人，只要張着眼睛找機會，總會碰到好運氣的。（愉快地）我敢賭呢，你靜靜的出神，老想着這個吧！（他笑着拍他胞弟的背）好，要是你忽然間變成一個百萬的富翁，常常回家來走走舒服舒服。我們的田地上可以用很多的錢，但是決不會虧本的。

安華（強笑）這次出去關於實際生活方面，我一分鐘也沒想過，哥哥。

安榮 唔，你應該想的。

安華 不，我不應該的。（指着天邊，夢想地）假如我告訴你，叫我去的單是美，西方奧妙神祕的美，遙遠而未知的美。我在書中看過不少關於西半球的傳說神話，我感覺到放浪形骸於偉大廣漠的空間的需要，飄零到異國去，追求那天邊外面藏躲着的祕密的歡樂。假如我告訴你這才是我出去的唯一理由。你怎麼說？

安榮 我會說你是瘋了。

安華 (縐眉) 不要那麼說，哥哥。我是正當的。

安榮 那麼，你住在這兒罷，因為我們這田莊上你要尋求的都已經有了。空間够闊的了，只要跑一哩路，就到了海灘，在那兒可以有你所要的一切的海；可望的也足够了，海上的美也够欣賞了。只除了冬天。(他露齒笑) 至於神祕奧妙，我從來沒有遇到過，但是也許牠們就潛伏在這四周罷。我要你明白這兒是第一等頂好的田莊，一切田莊上的設備都全的。(他笑)

安華 (他也胡亂笑起來) 對你解說也是沒用的，你這鈍夫！

安榮 你在船上不要對舅舅說什麼神祕奧妙的話，不然，他會當你瘋子，丟你在海裏的。(他由牆上跳下) 我還是趕快回去罷。夏老太太今晚要過來吃晚飯，我總該打扮得乾淨一點。

安華 (譏刺地——幾乎尖酸地) 麗金也來的吧。

安榮（不知所措——茫然四面亂看，只不看安華那面——矯作不關心之狀）是的，

麗金也要來的。好，我快些回去罷，唔——（他一面說，一面跨過水溝到大路上。）

安華（他似乎正在和內心的強烈的感情奮鬥——任性地）等一等，哥哥！（他由石

牆上跳下）有點事我要——（他猝然停止，咬着嘴唇，臉色漸紅。）

安榮（面向着他；半帶挑激地）什麼？

安華（不知所措地）喔——不要緊的——沒有關係，唔，沒有什麼。

安榮（他凝望着安華的轉開去的臉有好一會不講話）也許我猜得到——你所要

說的是什麼——但是我想你不說也是對的。（他由安華身旁拉得他的手而緊

握之；兄弟二人站着互相凝望了一分鐘）這些事我們都沒有辦法，華弟。（他突

然放下安華的手，轉身開去）你快要回來的，是不是？

安華（呆呆地）是的。

安榮那麼，再見罷。（他由路之左首跑去了。安華目送了他一刻；然後又爬上牆上去，向



小山張望，面現深刻的悲哀。一刻以後，麗金由左邊匆匆進來。她是個強健，美麗二十歲的農家女子，苗條嫵雅的身材。她的臉，雖然近於團圓，卻很美，大而深藍色的眼睛，襯在太陽光燦黑的臉上，更加動人。她身材雖小，但細小中帶有一種力的表現，這種力是堅定意志的力，潛伏在她的年輕的坦白動人的美的裏面。她穿一套純白的衫褲，頭髮蓬着，腳上穿白帆布的軟底鞋。

麗金（看見他）喂，安華；

安華（驚起）喂，麗金！

麗金（跳過水溝，坐在他旁邊的牆上）我正在找你呢。

安華（譏刺地）哥哥剛打這兒走過。

麗金我知道的。剛纔，我在路上碰到他。他告訴我你在這兒。（親密地充滿了嬉戲的神情）我並不要找你哥哥，你這玩皮的東西，什麼意思？我要找你呢。

安華因為我明天要走了嗎？